

清儒學案 (六)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新編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識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六)

知識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六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 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677 千字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3.5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 · 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篋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篋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韻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夔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於“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惡”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舉“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天津徐世昌

北江學案

北江與孫氏淵如同里齊名皆以詞章傑才進臻樸學治經研求古義不涉宋以後之說淵如兼通九流北江則尤深於乙部地理毘陵多才二人鬱爲冠冕北江晚歲家居倡導後進沐其餘風者尤眾焉述北江學案

洪先生亮吉

洪亮吉原名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六歲而孤母蔣撫教有法性至孝仇爽尙氣節以孤童力學負異才初以詩古文辭爲先達所稱從大興朱學士筠安徽學使幕乃窮究經史登鄉舉游關中依畢撫部沅與纂修宋元通鑑益究心地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理之學乾隆庚戌成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未散館充壬子鄉試同考官督貴州學政疏陳元陳澧禮記集說舛漏不足闡發經義請功令試士改用鄭康成古注格於部議課士敦勵實學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等書俾諸生誦習黔士爭奮於古學任滿入直上書房授皇曾孫奕純讀書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大考翰詹於征邪教疏中力陳中外弊政爲時相所忌會有弟喪以古人期功去官之義引疾歸及高宗升遐以曾直內廷入都哭臨充實錄館纂修官時川陝賊未平先生欲有獻替顧翰林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於成親王及座主朱尙書珪劉都御史權之冀其轉奏書近萬言指斥故貝子福康安督師奉使所過繁費州縣虛帑藏以供億故大學士和珅擅權時有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節求擢官出使凡羅列中外罔上貢國

者四十餘人又及上視朝太晏小人榮惑等語成親王等以其書上陳仁宗震怒革職逮問王大臣訊擬大辟詔免死戍伊犁

次年夏京師旱祈雨不應詔減釋軍流乃特赦先生是日大雨御製得雨詩記事論曰亮吉原書有愛君之誠足以啟沃朕心裝潢成卷以作良規以勸言事在戎所僅百日歸里後自號更生居士徧游名山主講洋川書院杜門撰述過從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嘉慶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好善疾惡慕古人節義上書獲罪終能格君直聲震天下生平好學嘗引荀子言戒有暇日精力過人撰述繁富於經深於春秋左氏傳及小學音訓於史深於地理所著書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弟子職箋釋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卷六書轉注錄十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補三國疆域志二卷補東晉疆域志四卷補十六國疆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域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四史發伏十二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伊犁日記一卷天山客話一卷外家紀聞一卷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文乙集八卷續編一卷詩集二十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文乙集四卷續集二卷詩集八卷詩續集十卷附鮪軒詩集八卷冰天雪窖詞一卷機聲燈影詞一卷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北江詩話六卷皆刊行未刊者毛詩天文考公穀古義後漢書補注兩漢同姓名錄宋書音義宋元通鑑地理通釋各若干卷西夏國志十六卷其所纂輯府縣志有寧國府志懷慶府志延安府志涇縣志登封縣志固始縣志澄城縣志清化縣志長武縣志

參孫星衍撰傳趙

懷玉撰墓志 年譜 授經堂遺集書目

春秋左傳詁序

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卽覺杜元凱于訓詁地理之學殊疎及長博覽漢儒說經諸書而益覺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未嘗不歎漢儒專家之學至孫炎薛夏韋昭唐固之後法已盡亡自魏受禪至晉平吳之歲不及百年戎馬倥傯著書者漸少輔嗣既啟空疎之習子雍復開飾僞之門而孔門之弟子門人一綫相承不絕如縷者至此始斷而不克續矣然又竊怪元凱雖無師承然其時精輿地之學者裴秀京相璠司馬彪之儔尙布列中外卽以訓詁論左氏一經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穎容諸人之說俱在儻精心搜采參酌得中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後位望既顯心跡較麤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復能駁難故耶自此書盛行千六百年雖有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不能敵也況今日去劉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三

炫等又復千載其敢明目張膽起而與之爭乎然以後人證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則庶可釐然服矣於是冥心搜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又十年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爲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與李虔所續者截然而兩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爲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又舊經多古字古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大旨則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雖旁證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已無預焉者也卷中凡用賈服舊注

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訓詁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馬彪諸人之說者曰杜同此以別之書成合爲二十卷臧諸家塾以教子弟焉名爲春秋左傳詁者詁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傳之古學耳

弟子職集釋序

敘曰古之教弟子者纖悉無不至也在小戴禮者曰內則教弟子所以事父兄在管子雜篇者曰弟子職教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二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大夫家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內則弟子職之綱也子夏氏最得孔氏之傳故其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務陵夷至戰國風教盡矣然孟子之言尙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四

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西漢以來萬石君之家法江都相之師範以迄趙恭之步儻劉般之頌詩荀爽之御李膺殷陶之侍孟博尙皆有三代之風烏乎風俗之壞蓋肇於魏黃初正始間乎其土則祖尙玄虛描摩莊列於是爲子弟者亦相率以跌蕩爲高通脫是務阮籍則居喪食蒸豚矣胡母輔之子則直呼父字爲彥國矣弟子之繩檢盡去而天下之風俗隨之於是劉石入中國而懷慙皆下堂百年之中四海鼎沸其不至於禽獸者僅僅一聞耳弟子職不講之害一至此乎蓋弟子者成人之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以正成人矣成人正方可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語有之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爲此委曲煩重以苦弟子哉觀三代之風俗如彼魏晉之風俗如此亦可以憬然悟矣今校弟子職亦非

管子所爲乃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後人遂入之於管子耳總之弟子職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職於孝經最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魏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余少習是書凡子弟入塾皆以是書爲始又病唐尹知章注簡陋劉績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焉乎後之教弟子者其慎之哉

漢魏音序

敘曰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子周楊之爲秭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五

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聞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消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

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消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輔其肘高誘注輔讀近耳急察言之又畧者扣舟高誘注今泲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畧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消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案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玄漢書揚雄傳祛靈蠅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玄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駟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楓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六

从木執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熱讀如温从木熱省聲今考執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事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句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六書轉注錄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七

敘曰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斯可通訓詁之窮轉注又半皆諧聲即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爲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繫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其餘各散見九經與諸子傳下迄漢以來儒者注釋箋疏中如官謂之室室謂之宮羅謂之離離謂之羅明明局局明明述述屑屑屑屑述述烏乎吁嗟也吁嗟烏乎也游亦豫也豫亦游也之類特其顯著者耳自羅離以下又皆諧聲是轉注又通乎諧聲矣唐宋以來學者不明轉注之理遂橫生異說而轉注益晦暇日偶刺取經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爲綱已共得八卷止於釋名廣雅者以漢儒訓詁之書已盡於此

也旁采則迄於周隋者以非此不足盡轉注之變又錄及釋文者以陸元朗此書卒業於隋代也

傳經表序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軻尙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昱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佗若今文尙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六傳至慶咸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子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采綴羣書第其本末校正譌漏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國朝朱彝尊經義考承師所錄詳實倍之蓋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

補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即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哀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八

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即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蕲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遼遼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關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既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既謂以孫而定祖繁微炎運又嫌有背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

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既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既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既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

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地爭鬪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哀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補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援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

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西華既昇晉初之疆理榮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例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即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尙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靈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士著皆疑并冀之流人譜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

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兗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威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啟于義熙其朝南莫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尙多輿地之記既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士

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罷州既顯殊於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於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傳述者既非一輩援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臧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統標東晉之名略以義熙爲斷其開州郡之得而旋失者亦因類附見焉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官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傳

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補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及諸輿地圖經所引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士

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舊唐書作蜀田融趙書十卷王度二石傳二卷舊唐書作二石記又二石僞事二卷舊唐書作六卷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閭燕志十卷何冲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舊唐書作十卷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舊唐書作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無名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煌實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

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恒山爲界既涉張皇慕容郡冊援唐國爲稱亦慙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爲荊州乞伏也以潞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創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充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隸于諸

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僑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疆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官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越十四年戊午仲春乃刊之于京邸云爾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峙初形綠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

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既聞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得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既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游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詰釣游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壠灑

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璧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蓋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疎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尙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

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跡拔則七魚猶
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
邦而敘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遷變舒女
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埋烏魂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
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
不又叢責備也要即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者皆不
敢而其間因革亦微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
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
一準近圖戶口所覓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
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
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
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

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
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
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
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
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
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
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
旨也我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
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
之書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櫬
括之方懼啟津涯之歎臣遭逢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偕再膺
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

茫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
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

晉通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
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
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諫諍皆此鄧道元稱京相
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
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
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
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

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
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
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
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
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
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
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於江水下引地說云
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
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
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
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釋

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征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日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閒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即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

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鄢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于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即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蘗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蘗山也蘗柏聲同則柏舉或即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

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即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澗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諸雍澁禹貢云過三澁至于大別鄭注三澁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澁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流入天門縣爲汭水雍澁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河之稱同

陵縣南十一里之滬湖足下于滬反入下正義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鄢必不反越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捨國都而遠詣巴陵其種謬誤殊不足辨又滬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沔湖之支流非河決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沮經殊非所望矣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雍澁正在息及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澁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鄢則自東及西故既至大別乃及雍澁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

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詰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

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集集即今巢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

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

即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

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

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

甌山隋立甌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

元初郡縣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即此

夫二別之山見于經

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

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

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

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

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

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

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

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

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

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

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

今考晉初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

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汭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叟七篇喜屋廬之得閒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又與邵編修辨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

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

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

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

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

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

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

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

爲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

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

東而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

禹蹟圖者尙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

既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

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不及昆崙墟惟

此與爾雅異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若常山即今恆

山爾雅恆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

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

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

鎮會稽爲南鎮霍山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

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

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

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

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

解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獫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熊注云皆東北

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獫白狐玄獫則黑狐又鹽鐵論燕齊之

魚鹽旃裘蓋壤地既連則珍奇易萃此不特羽畎之貢載自堯

清儒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主

時綾絹之微詳于近代而黃黑墨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

新唐書地理志青州貢紅藍紫草此五證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既

辟小隋書地理志僅有其名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

雅九府之山至樂史之言又最不足據故不辯此六證也沂斥字隸書本近或

省文作斤隸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

可不从水猶之沂山爲沂水所出潯山爲潯水所出後人省文

亦止作开山潯山此七證也爾雅既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

雝荆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

雝州崑崙山崑崙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荆州梁山

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晉太康地志幽州本以幽都得名

營州醫無閭尙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堯時青州州即遼東也禹貢又并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若謂今榮成縣南之

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

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既乖任

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證

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

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

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雖于古人之外時

有一得然卷帙既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

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報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

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清儒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主

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即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

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

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

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

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

齊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

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

縣有牟山即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

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

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

設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在今元城縣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違裴駢史記直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之中牟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濕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己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駢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三

強牽合之此則裴駢之妄矣朱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鄣郡且于故鄣縣下注秦鄣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鄣郡則劉攽之妄矣至閣下以爲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駢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于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琊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鄣郡他若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鄣郡見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邵曰秦鄣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鄣郡秦置漢高改爲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鄣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郡卽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後也漢改鄣爲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鄣故國也東海郡治秦也始皇以爲鄣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鄣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鄣郡連書蓋薛郡入漢爲魯國鄣郡入漢爲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鄣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爲卽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爲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二年相距尙八年必不預爲計及明矣又既數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尙在桂林等三郡之前若統行數入卽除內史及鄣郡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卽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於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北江

四